

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家文丛

第一辑

韩松林 总策划  
丁帆 主编



# 吴奔星文学评论选

吴奔星 著  
赵普光 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家文丛

第一辑

韩松林

总策划

丁帆

主编

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家文丛

# 吴奔星文学评论选

吴奔星 著

赵普光 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UO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奔星文学评论选 / 吴奔星著; 赵普光编.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9  
(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家文丛)  
ISBN 978-7-5594-0817-4

I. ①吴… II. ①吴… ②赵…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2674 号

书 名 吴奔星文学评论选

著 者 吴奔星

编 者 赵普光

总 策 划 韩松林

主 编 丁 帆

特 约 编 审 张王飞

特 约 编 辑 黄 玲

责 任 编 辑 牟盛洁 王宏波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4.25

字 数 302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817-4

定 价 68.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江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研究丛书

## 编 委 会

主 任 王燕文

副主任 徐 宁 范小青 韩松林

委 员 丁 帆 王 尧 王彬彬 朱晓进

李敬泽 吴 俊 吴义勤 汪 政

张王飞 张红军 施战军 贾梦玮

阎晶明

## 总 序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江苏不仅拥有一支强大的文学创作队伍,而且也同时拥有一批占领各个历史阶段文学批评潮头的中坚骨干。创作与评论两支劲旅携手并进,共同成长,双轮互动,比翼齐飞。这种文学景观是共和国文学史上罕见的文学彩虹现象。

为了较为全面地、历时性地呈现江苏当代作家队伍及其丰硕成果,2016年我们推出了包括陈白尘、胡石言、陆文夫、高晓声、张弦、庞瑞垠、赵本夫、储福金、朱苏进、黄蓓佳、范小青、周梅森、叶兆言、韩东、苏童、毕飞宇在内的《江苏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16卷,该套丛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现今,为了展示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家的阵容和成就,发扬江苏文学批评传统,加强文学评论建设,在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经专家委员会评审,江苏省作家协会与江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决定联合推出《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家文丛》。此次共推出两辑,每辑10人,每人一卷,计20卷。

第一辑收入陈瘦竹、吴奔星、叶子铭、许志英、曾华鹏、陈辽、范伯群、董健、叶橹、黄毓璜10人。这批批评家大多成名于1950年代,并在1980年代进入学术巅峰期。毋庸置疑,他

他们是共和国文学批评界的先驱者和开拓者，他们奠定了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和话语范式，同时参与了当代文学制度和研究领域基本格局的建构。他们在1980年代的厚积薄发，不仅进一步拓展了现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的疆域，更是为现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进行反思和转型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和深厚的基础。这一代批评家在批评实践过程中与历史发展保持着极其密切的互动关系，回眸历史，他们的文学批评与文学评论的成就确实构成了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制度乃至当代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文学批评史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第二辑收入了丁帆、朱晓进、王尧、王彬彬、吴俊、费振钟、汪政、丁晓原、季进、何平10人的文学批评文章。在学术师承关系上，这10人所代表的历史代际与前述10人所代表的历史代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血脉联系。他们大多成名于1980年代，经过1990年代的沉潜、反思和转型，如今已成为当前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和批评界的佼佼者。与前辈学者相比，他们在更为开放、多元的文化与文学思潮背景下接受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学术训练，所以在文学批评学术转型过程中，这批批评家成为先锋和中坚是历史的必然结果。总而言之，他们通过批评实践全面地反思、更新了当代文学批评范式中的主要问题，如概念、对象、方法和理论资源等。同时亦在相关研究中拓展并推进了传统学科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并在跨学科的视界融合中完成了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在价值体系、整体框架等层面的调整、重组和转型，并在文学评论研究领域内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的批判原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1980年代以来的四十余年中，他们以更为学术和学理的姿态，同时亦更为多元、丰富的批评方法与时代

文化思潮进行了全方位的互动。

此套丛书原则上采用了自选集的方式,即每一位入选的批评家自行选择自身批评历程中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入选文章主要是与现当代文学思潮、流派、作家、作品等方面有关的批评和研究。考虑到有的批评家已经去世,或者身体欠佳难以胜任编辑工作,所以,陈瘦竹、吴奔星、叶子铭、曾华鹏、陈辽、黄毓璜6人的分卷由编委会指定专人来负责编辑。此套丛书在编辑过程中注重两点:一是原则上按照文章发表先后编排目录;二是保留文章公开发表或出版时的原始面貌。这样的编辑原则,不仅能够较为完整、细致地呈现批评家的成长历程和学术精进的内在轨迹,而且因为收录文章保留了真实的历史信息而具有了史料价值。总而言之,《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家文丛》的问世,不仅宏观而细致地彰显了江苏几代批评家的学术成就,展现了他们对现当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坛的学术贡献,而且为还原当代文学的历史现场和推进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史料建设保留了一份非常详实的历史记录。

此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黄小初社长、黄孝阳副总编辑的大力支持,责编汪旭、郝鹏、牟盛洁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江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研究丛书编委会

2017年6月

# 目录

|     |                                |
|-----|--------------------------------|
| 1   | 总序                             |
| 1   | 诗的“新路”与“胡适之体”                  |
| 11  | 诗的创作与欣赏                        |
| 20  | 诗论匡谬                           |
| 31  | 诗的认识与写作<br>——给初学写诗的朋友          |
| 43  | 民主诗人白居易<br>——略论他的《新乐府》         |
| 55  | 论《林家铺子》                        |
| 79  | 对叶圣陶创作道路的一些理解                  |
| 89  | 情诗的题材和写法的另一些方面                 |
| 92  | 从创作方法看《死亡》<br>——值得警惕的自然主义的创作倾向 |
| 99  | 王国维的美学思想<br>——“境界”论            |
| 123 | 文学流派试论                         |
| 144 | 试论新月诗派                         |
| 173 | “干预生活”一议                       |



|     |                          |
|-----|--------------------------|
| 176 | 短篇小说要短而有味<br>——从鲁迅小说谈起   |
| 192 | 关于识别文学流派的几个关系问题          |
| 207 | 刘半农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历史地位          |
| 225 | 论中国的《现代》派<br>——兼论戴望舒其人其诗 |
| 248 | 鲁迅小说的现代化与西方文学的影响         |
| 266 | 论诗学是情学                   |
| 281 | 诗美的探索                    |
| 303 | 今日诗坛的两次“持久战”             |
| 311 | 诗朦胧与“朦胧诗”                |
| 321 | 诗的明朗与含蓄<br>——兼论李商隐的《锦瑟》  |
| 329 | 艾青诗论的导向作用                |
| 342 | 我也谈谈汪国真的诗                |
| 353 | 我的“文学大师观”                |
| 356 | 务实联想和务虚想象的区别             |
| 368 | 编后记 赵普光                  |

## 诗的“新路”与“胡适之体”<sup>①</sup>

我这儿所谈的诗，就是“一般人”所谓的“新诗”；因为我觉得“新”这个形容词，有如“水性杨花”之没有稳固性，所以不从俗见，单称为诗。（详见北平《半月文艺》第4期“诗的创作专号”拙撰《刊首致词》<sup>②</sup>）

这种诗自民国初年萌芽到现在，已有二十年的历史。只要不闭着眼说瞎话，它的成绩是相当可观的，量的方面固然一年多似一年，而质的方面又何尝不一年好似一年？尤其是近三年来，中国的诗交了运，正在急进地向前开展，形式与内容均有一番新的转变与革新。我们侧身诗坛的吟友，无不虔诚地为它祝福，无不勤勉地为它拓荒！可是不幸得很，正当奠定诗的佳运时，有少数贩卖破铜烂铁的教书匠，喜欢附庸风雅，摇身一变，俨然诗人，并以“改革新诗”自任。他们说：如今的诗已经走上歧途，我们要来为

---

① 原载《文化与教育》旬刊第88期（1936年4月30日）；又收入《暮霭与春焰——吴奔星现代诗钞》（吴心海编，北京：昆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此依据《文化与教育》所刊版本。——编者注。

② 应为《刊首闲话》。——编者注。

它开辟新径。其实，澈<sup>①</sup>底查究一下，这些人完全是“冒牌”诗人，平常既未谈过诗，也没写过诗；这样突如其来大管闲事，欲为诗来开条“新路”，吾人不敏，不免妄测其别有用心了。

这种冒牌诗人到底是谁呢？说来到<sup>②</sup>有好几个，而其最引人注意且最足以贻害诗的前途的，莫过于大放妙论的陈子展先生了。

他很为现在流行的诗（“新诗”）担忧，所以于去年岁暮，他在《申报·文艺周刊》第6期写了一篇《略论“胡适之体”》的文章。他把现在的诗一味骂倒，归根结蒂为诗找出一条“新路”——即他所说的“胡适之体”。他并且把胡先生的《飞行小赞》一诗举出来作为模特儿。诗是这样的：

看尽柳州山，  
看遍桂林山水，  
天上不须半日。  
地上五千里，

古人辛苦学神仙，  
要守百千戒。  
看我不修不炼，  
也凌云无碍。

这首诗到底如何，且等后面再谈；现在只把陈先生的评语写在后面：

像《飞行小赞》那样的诗，似乎可说是一条新路。

---

① “澈”今为“彻”。——编者注。

② “到”今为“倒”。——编者注。

可以说恭维备至了。不特此也，陈先生还拉长着嗓子对胡先生说：

胡先生呵，你不要说“提倡有心，创造无力”。我很希望你仍旧拿出先驱者的精神，在新诗上创造一种“胡适之体”。这在你的前途上打算似乎不失为一条路；在新诗运动上似乎也不妨做一条路，——许多路中的一条路。便是失败，也可以告无数的来者，“此路不通！”

## 二

却说陈先生一声甜蜜的“胡先生呵”！果真打动了胡先生，并且“拿出先驱者的精神”与梁实秋先生在《自由评论》第12期上发表了“双簧式”的诗论。胡先生的题目叫做《谈谈“胡适之体”的诗》，梁先生的题目只在胡先生的题目的前面多“我也”二字。

胡先生到底是“先驱者”，他得到了陈先生捧他的消息，谦而且恭地莞尔而笑曰：

这真使我“受宠若惊”了！我这十四年来差不多没有发表什么新诗；……我总觉得新诗的运动正有许多新诗人在那儿努力了，用不着我这“缠过脚的女人”去参加了。所以这十四年来，我自己只做自己的诗，好和歹我自己知道，我从不希望别人学我的诗，正如我不希望我自己学别人的诗一样……

胡先生“明白清楚”地承认他是“缠过脚的女人”，用不着他去“参加”“新诗的运动”了，真是太谦虚了。不过，谦虚是掩不住“先驱者的精神”的；加以陈先生对他说过“这在你的前途打算似乎不失为一条路”的话；所以胡先生为“前途”着想，也不得不重整旗鼓了。

胡先生“谦恭”之后，把陈先生的话稍微辨正了一下。他说：

……子展先生所说的“胡适之体的新路”，虽然是“胡适之体”，而不是“新路”，只是我走惯了的一条“老路”。

又说：

“胡适之体”只是我自己尝试了二十年的一点点小玩意。

胡先生把“胡适之体”的来历略微表明之后，对诗的作法，有更高妙的意见提供出来。他说：

我自己走我的路，不管别人叫他新旧，更不敢冒充“创造”。我曾屡次说过：“工具用的熟了，方法练的细密了，有天才的人自然会‘熟能生巧’；这一点工夫到时的奇巧新花样，就叫做创造。”现在有许多人，语言文字的工具还不会用，就要高谈创造，我从来没有这种大胆子。

胡先生这段话的后几句，简直把现在写诗的人（即他所说的“现在有许多人”）一概骂倒，惟有他这“先驱者”，因为“工具熟练”，“方法细密”，“有天才”，能“熟能生巧”，所以才够得上谈诗的“创造”。

胡先生的创造的“戒约”有三条：

第一，说话要明白清楚。……其实看不懂而必须注解的诗，都不是好，只是笨谜而已。我们今日用活的语言作诗，若还叫人看不懂，岂不应该责备我们自己的技术太笨吗？我并不说，明白清楚就是好诗；我只是说，凡是好诗没有不是明白清楚的……

第二，用材料要有剪裁……

第三，意境要平实。

这三条“戒约”，也可说是“胡适之体”的诗的定义。胡先生举出好些例子，此地限于篇幅，不能照抄，请以《飞行小赞》作为“隅反”之资好了。

接着胡先生有些话不好意思说的，梁实秋先生便为之引申出来了。他以为胡先生的“戒约”，第二及第三一切艺术品都应如此，不特“胡适之体”为然，“惟独胡先生所标榜的明白清楚，是不可不特别注意的”。他说：

胡先生对于新诗的主张，十余年来是一贯的，……他的作风也没有大改变……他的诗令读者发生的第一个印象，即是“明白清楚”；一个细心的读者还可以常常在“明白清楚”之外看出他的剪裁的工夫与平实的意境，此三者齐备，便成为一首很好的“胡适之体”诗，此三者缺一，便成为一首不很好的“胡适之体”诗，但是此三者中是无论如何不会缺了那“明白清楚”的。“胡适之体”与“明白清楚”是不可分离的。

这段话，对于“胡适之体”可以说是“捧上青天”了。他又恐不很“明白清楚”的诗来捣乱，不能不加以攻击。所以他说：

……然而近年来新诗有很大一部分日趋于晦涩，晦涩即是不明白清楚。胡先生所谓“笨谜”，实在是绝好的一个极端的形容。

“笨谜”的产生是由于模仿，模仿一部分堕落的外国文学，尤其是模仿所谓的“象征主义”的诗。……托尔斯泰的艺术论对于这一派曾很严厉的下过攻击，他认为这是上层阶级的人之精神生活太贫乏所致。我不承认阶级论和这问题有什么关系，但我承认精神生活太贫乏是晦涩的一个原因。这是一种堕落的文学风气，……竟被我们的一些诗人染上了，使得新诗走向一条窘迫的路上去。……胡先生的诗并不足以做大家的模范，但是至少

他的“明白清楚”的主张是正确的，是今后所应依照的一个方向。

梁先生虽说胡先生的诗不足以做大家的模仿，然而仍然以“胡适之体”诗的“明白清楚”“是今后所应依照的一个方向”。所以到了最后还得义正词严地为“明白清楚”四字戴上钢盔似的说：“是人就得说人话，诗也得说人话，人话以明白清楚为第一要义。”梁先生为什么要这样与胡先生“如响斯应”地演“双簧”呢？我想当然也是别有用心；说得客气一点，即湖南（长沙）人所谓“烧窑的卖瓦的是一把的”罢了。

### 三

胡梁二先生的诗论贻害诗的前途匪浅，凡是对于诗有信仰有研究的人，都该鸣鼓攻之才对，千万别为他们的声名所慑服！我们应该站在学术的立场上，以正确的诗的观念，予以理智的检讨及严肃的批判。最近一期的《新中华》（4卷7期）文学专号上，水天同先生写了一篇《胡梁诗论》的文章。简直把胡梁二先生的妙论批判得“体无完肤”了，他说：

两位先生的共同缺点是没弄明白——他们似乎从未想过——什么是诗，并且什么是诗的语言。所以到了这个年头还想把诗和白话运动并为一谈，梁先生居然还在“白话诗”这个不值得一顾的术语上大做文章。（奔星按：梁先生的文章是这样做的：“白话”的“白”，其一意义即是“明白”之“白”。所以“白话诗”亦可释为“明白清楚的诗”。）不知白话之话与诗的语言是大有分别的。而且就是白话本身也不止一种。胡先生的白话不与梁先生的尽同，梁先生的白话也不与X.Y.Z.的尽同。话犹如此，何况诗的语言？

真评判得正确而痛快！他不特将他们的缺点指出，并且将胡梁二先生所忽视的（也许他们明白）诗的语言与白话加以区别。他说：

……作诗是一种使用语言的行为，在这个行为中使用语言的方法要达到最经济的程度；而另一方面，语言的作用（通情或达意）要收到最大的效果。所以 Ezra Pound 说：“伟大的文章不过是语言之含义到了最高限度者。”（“Great literature is simply language charged with meaning to the utmost possible degree.”）

胡先生的诗一味在“明白清楚”上玩花样，忽略了语言之最高限度的含义，所以始终写不出好诗来。水先生以为诗的语言是借着实指（Sense）、感情（Feeling）、语气（Tone）及用意（Intention）四种成分复杂的交互作用再加节奏的力量得到它的特殊效用，与普通所谓“明白清楚”的“白话”是不同的。

胡先生说：“不懂而必须注解的诗，都不是好诗，只是笨谜而已。”梁先生则认为“笨谜”的诗，是“由于精神生活太贫乏所致”。这完全是他们一偏之见，想以“先驱者”自居，而维持所谓“传说的”“明白清楚”的诗的谬念以霸据诗坛的。只可惜今日已非“五四”时代可比，一班人并不迷信偶像，所以他们这个梦是终久<sup>①</sup>会破碎的。水先生列举莎士比亚、但丁，以及歌德诸人的名作，说都是不很“明白清楚”的，“敢问这些人都是堕落文学家？这几位是否精神生活太贫乏了？……是否技术太差的笨谜作者？”其实，何止外国诗如此？即中国的诗，从三百篇到现在，脍炙人口的好诗，何尝符合胡先生所说的“凡是好诗没有不明白清楚的”呢？又何尝符合梁先生所说“诗人也得说人话，人话以明白清楚为第一要义”呢？

---

① “久”今为“究”。——编者注。



#### 四

现在再进一步谈谈由“笨谜”一词所引起的诗的欣赏一问题。

好的诗，无论古今中外，没有不注重含蓄，寓意深远的。诗的体例尽管千变万化，这一条原则总是“一成不变”的！从前读诗话（忘记书名）之类的书，看见一首咏新月的五言诗：

一二初三四，  
蛾眉影尚单。  
待奴年十五，  
正面与君看。

不着一“月”字，而吾人读之，新月如现目前；而其诗味隽永，尤其令人叫绝！可是这首绝妙好诗，不见得人人就懂，也不见得是用的普通人所说的话（《飞行小赞》一诗也并非“人话”）。又如：

小山重叠金明灭，  
鬓云欲度香腮雪。

（温庭筠词）

不啻一幅美人初醒图；然而粗心的人一读便了，不见得完全能领略其情趣。诸如此类的例子，真是俯拾即是，但都是不很明白清楚的。提倡“凡是好诗没有不是明白清楚的”，将何以自圆其说呢？

假如胡先生说我不应把旧体诗词与新诗混为一谈，我也可以举些新诗出来看看。不过因好的太多太长，此地实难多举，且写一首如下：